

元遺山先生全集

附

續夷堅志四卷

院

續夷堅志原跋

遺山中原人使生宋熙豐閒與蘇黃諸人同時當大有聲不幸出完顏有國日雖偏方以文飾戎事用科舉選人惜又在貞祐前後不得掌其牋牒文柄故閒居著述觀其文與詩詞宏肆軼宕及所傳其國人號中州集人各有傳其顛敘其行業仕隱詩則一聯不遺宋士夫淪陷其國者槩見於末文有史法其好義樂善之心蓋廣矣所續夷堅志豈但過洪景廬而已其自序可見也惡善懲勸纖細必錄可以知風俗而見人心豈南北之有間哉北方書籍率金所刻罕至江南友人王起善見之亟鈔成帙其學富筆勤

又可知矣持以示予時日將夕讀至丙夜盡四卷深有啟
於予心以病不能鈔姑識卷末而歸之王申歲之除商邱
宋无子虛書於沙頭白漚眠處

中州曾歷覽底處覓孤墳勛業元無我文章正數君淵源
由史漢警策出機雲予亦尙奇者何期廣見聞吳道輔景
文

子思子云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亾必有妖孽洪景
盧夷堅志多政宣事元好問續志多泰和貞祐事其視平
世有閒耳些齷叟

吳中王起善博學且勤人有異書必手鈔之此其一也按

續夷堅志乃遺山先生當中原陸沈之時皆耳聞目見之事非若洪景盧演史寓言也其勸善戒惡不爲無補吾知起善推廣之心卽遺山之心也至順三年朱方石巖民瞻氏識

遺山先生續夷堅志二卷乃吳中王起善鈔本今歸芥甫夏侯至正二十三年癸卯歲閏三月十七日丁亥借錄至四月七日丙午錄畢於泗北村居映雪齋華亭在家道人孫道明明叔時年六十有七也

予鈔北地棗本續夷堅志四冊實遺山先生所撰也至正戊子武林新刻金史因獲一觀謹錄此傳附於所書之後

云是年花朝日吳下王東起善識

傳不錄

遺山先生當金源末造備位下僚浮湛散秩存登左司旋遭喪亂淪落以終晚年以著述自任頗有志於國史又爲人所沮詩文之外寄意於中州一集文人少達而多窮不信然哉此夷堅志雖續洪氏而適當百六之會災變頻仍五行乖舛有開必先動關運會非弔詭之卮言實禴祥之外乘不賢識小又何譏焉僕來豫榮別駕慶出以相脉乃其尊甫筠圃先生讀易樓藏本書凡二卷而宋子虛王起善二跋皆云四卷又稱其別有自序而卷中無之不復可攷矣書中大半東京瑣事余初來頗資聞見因爲較其訛

脫仍分四卷以還舊觀手鈔付梓且依翁氏所輯遺山年譜略爲表系以附於後庶覽者粗悉其平生云嘉慶戊辰冬日杭郡余集書於大梁書院

表不錄

續夷堅志卷一

照陽泉山
莊本校梓

讀書山房刻本

太原元好問裕之纂

鎮庫寶

趙王鎔鍊丹成不及餌藏之鎮州庫藏中者餘三百年貞祐初真定元帥三喜棄城取之以行行及平陽爲胥莘公所劫收之丹入汴京下豐衍庫收名色謂之鎮庫寶京城變後予同戶部主事劉彥卿往觀之丹以漆櫃盛旁畫廣成子問道像中復有漆合高五寸闊三寸合蓋上作九環外八中一以金塗之各有流去聲道相貫環中作小孔予意其爲九轉也合中復有銀合盛丹合蓋上鏤佛一左龍右

鳳在佛座下亦皆金塗開視丹體殊輕周帀合中色如棗
皮漆而裂瑩縱橫絕不與今世丹砂相似予意頗輕之問
主庫者此有何異曰無他但陰晦中恆出光怪如火起然

耳

壬辰年
親見

金獅猛

正大初張聖俞客舞陽縣北街一日家婢從一弓手家買
得一牛腰腎以刀割之刀不能入剝視之得一石作獅形
色如泥金所塗前一蹄屈向內一蹄枕之而睡夜夜有光
高二寸餘殆秉異氣所化聖俞嫂吳收之不知今存否也

聖俞

說

康李夢應

康伯祿李欽叔壬辰冬十二月行部河中先城未破一日
康與欽叔求夢於其神伯祿夢城隍破爭船落水中爲一
錦衣美婦援之而去美婦援出滿眼皆桃花欽叔夢人與
桃符二上寫宜入新年長命富貴明日城陷伯祿爭船不
得上落水死李得船走陝縣三四日改歲陝令楊正卿令
人送桃符所書如夢中所云

正卿說

包女得嫁

世俗傳包希文以正直主東岳速報司山野小民無不知
者庚子秋秦安界南征兵掠一婦還云是希文孫女頗有

姿色倡家欲高價買之婦守死不行主家利其財捶楚備至婦遂病鄰里嗟惜而不能救里中一女巫私謂人云我能脫此婦令適良人卽詣主家閉目吁氣屈伸良久作神降之態少之瞑目咄咤呼主人者出大罵之主人具香火俛伏請罪問何所觸尊神巫又大罵云我速報司也汝何敢以我孫女爲倡限汝十日不嫁之良家吾滅汝門矣主家百拜謝過不數日嫁之

鐵中蟲

吾州會長老住飛狐之團崖初入院典座僧白廚堂一鑊可供千人然火則有聲今二年矣人以爲釜鳴不祥廢不

敢用妨大眾作食師欲如何會云吾就大眾乞此鑊當任
我料理眾諾乃椎破釜底穴中得一蟲長二寸許色深赤
蓋此蟲經火則有聲淄川楊叔能亦嘗見苾山均慶寺大
鑊破一竅如合拳中有一蟲如蟻螯而紅此類大家往往
見之魏文帝典論以爲火性酷烈理無生物特執方之論

耳

團崖事全
唯識記

王增壽外力

秀容東南雙堡王增壽號爲外力善角觝人莫能敵泰和
末官括駝增壽作詭計釘

去聲

駝足令跛自羊頭村背負駝

至代州州守信以爲然增壽復負之而歸

樊帥說

石中蛇蝎

泰和中柏山長老志賢住西京東堂常住足備卽棄去修
渾源樂安橋嶺路槌破一牛心大石中有蛇蝎相吞螫人
不知其何從而入也賢曰此在吾法是怨毒所化隨想而
入歷千萬劫而不得解者若不爲解卻他日亦道曾見我
來卽以大杖擊之竟無他異

全唯
識說

任氏翁媪

定襄沙村樊帥所居說里中任實洎其妻張氏七十三歲
同年月日時生復同年月日時死古今所無有

鄭叟犯土禁

平輿南函頭村鄭二翁資性強不信禁忌泰和八年其家
東南有所興造或言是太歲所在不可犯鄭云我卽太歲
尙何忌耶督役夫興作掘地不二尺得婦人紅繡鞋一雙
役夫欲罷作鄭怒取焚之掘地愈急又二三尺得一黑魚
卽烹食之不旬日翁母並亾又喪長子連延十餘口馬十
牛四十死病狼藉存者大懼避他所禍乃息

張童入冥

平輿南函頭村張老者以捕鶉爲業故人目爲鶴鶉年已
老止一兒成童矣一旦死翁媪自念老無所倚號哭悶絕
恨不俱死明日欲埋之又復不忍但累塲作邱入地一二

尺許云吾兒還活人笑其癡而亦有哀之者三日復墓慟
哭不休忽聞墓中呻吟聲翁媪驚曰吾兒果還魂矣撤棺
塶曳棺木出舁歸其家俄索湯粥良久說初爲人攝往冥
司兒哀訴主者爹娘老可念乞盡餘年葬送畢死無所歸
恨冥官頗憐之卽云今放汝歸語汝父能棄打捕之業汝
命可延矣其父聞此語盡焚網罟之屬挈兒入寺供佛寺
有一僧呂姓者年未四十儀表殊偉曾上州作綱首張童
卽前問僧師亦還魂耶呂云何曾死張童言我在冥中引
問次見師在殿角銅柱上鐵繩繫足獄卒往來以楮撞師
腋下流血淋漓及放歸時曾問監卒呂師何故受罪乃云

他多脫下齋主經文故受此報呂聞大駭蓋其腋下病一
漏瘡已三年矣兒初不知呂遂潔居一室日以誦經爲課
凡三年瘡乃平

趙長官
親見之

土禁二

乙巳春懷州一花門生率僕掘地得肉塊一枚其大三四
升許以刀割之肉如羊有膚膜僕言土中肉塊人言爲太
歲見者當凶不可掘生云我甯知有太歲耶復令掘之又
得二肉塊不半年死亾相踵牛馬皆盡古人謂之有凶禍
而故犯之是與神敵也申胡魯鄰居親見爲予言

羣熊

癸卯初有熊數十萬從內鄉硤石入西南山銜枚並進行
既遠掌皆出血有羸劣而死者羣熊自食之州縣有文移
傳報予於彰德見之

刀生花

濟源關侯廟大刀辛丑歲忽生花十許莖各長一指纖細
如髮莖色微綠其顛作細白花大於黍米予同舍李慶之
子正甫爲予言

產龍

平定葦泊村乙巳夏一婦名馬師婆年五十許懷孕六年
有餘今年方產一龍官司問所由此婦說懷孕至三四年

不產其夫曹主簿懼爲變怪卽遣逐之及臨產恍忽中見人從羅列其前如在官府中一人前自陳云寄託數年今當捨去明年阿母快活矣言訖一白衣掖之而去至門昏不知人久之乃甦旁人爲說晦冥中雷震者三龍從婦身飛去遂失身孕所在

蕭卞異政

蕭卞貞祐中爲壽州一日楊津巡邏回忽馬前一黃犬掉尾馴擾且走且顧如欲導人者卞遣二卒隨之徑至西河岸睥井中垂頭下視卒就觀之井垠有微血一屍在內卽馳報卞呼地主守護之犬又導入城望見一客店鳴吠不

已如有所訴卞呼主人者至主人識此犬云是朱客所畜
數日前僦舟西河引此犬去今犬獨來何也卞卽拘船戶
偕至縣令主人者認之認是船戶主固問朱客所在未加
拷訊隨卽首服又有周立采薪州西新寺灘爲虎所食立
妻泣訴於卞卞曰吾爲爾一行率僮僕十餘輩馳至新寺
灘叢薄間見一虎帖耳瞑目徐行而前若有鬼神驅執者
卞以一矢斃之剖其腹中環故在身

范司農
拯之說

土中血肉

何信叔許州人承安中進士崇慶初以父憂居鄉里庭中
嘗夜見光信叔曰此寶器也率僮僕掘之深丈餘得肉塊

一如益益大家人大駭亟命埋之信叔尋以疾亡妻及家屬十餘人相繼歿識者謂肉塊太歲也禍將發故光怪先見

玉食之禍

燕人劉伯魚以貲雄大定閒性資豪侈非珍膳不下筯閑舍數百人悉召尙食諸人居之且時有調贍問知肉食之品或一二效之既老而病財日削鬱鬱以死十數年後兩兒行囚於市玉食之禍耳目所見不知其幾人聊記此耳

二事亦司農云

京娘墓

都轉運使王宗元老之父礎任平山令元老年二十許初就舉選肄業縣廨之後園一日晚步花石閒與一女子遇問其姓名云我前任楊令女元老悅其稚秀微言挑之女不怒而笑因與之合他日寒食元老爲友招擊凡於園西隙地僕有指京娘墓窩楊者元老因問京娘爲誰同輩言前令楊公幼女字曰京娘方笄而死葬此元老聞楊令之女心始疑之歸坐書舍少須女至嬌啼宛轉將進復止謂元老曰君已知我復何言也幽明異路亦難久處今試期在邇君必登科中間小有齟齬至如有疾亦當力疾而往當見君遼陽道中言訖而去元老尋病父母不欲令就舉

月餘小愈元老銳意請行以車載之途次遼河淀霖雨泥
淖車不能進同行者鞭馬就道車獨行數里而軸折元老
憂不知所爲忽有田夫腰斤斧負軸而來問之匠者也元
老歎曰此地前後二百里無民居今與匠者值非陰相耶
治軸訖將行俄見一車車中人卽京娘也元老驚喜曰爾
亦至此乎京娘曰君不記遼陽道中相見之語乎知君有
難故來相慰耳元老問我前途所至可得知否京娘卽登
車第言尙書珍重而已元老不數日達上京擢第明昌中
爲運使車駕享太室攝禮部尙書數日而薨

神霄丹寶

宣和方士燒水銀爲黃金鑄爲錢在神霄者其文曰神霄丹寶五福者曰五福丹寶太乙者亦如之汴梁下錢歸內府海陵以賜幸臣得者以爲帽環服之不中暍云

內藏庫使王壽

孫說

稻畫

西京田叟自號瓦盆子年七十餘所作堯民圖青縑爲地稻樺皮爲之暗室中作小竅取明與主客談笑爲之嘗戲於袖中搯蝨數枚亂擲客衣上客以爲眞蝨而拾之其技如此性剛狷自神其藝不輕與人已所不欲雖千金不就也蓋稻畫不見於書傳當自此人始耳

事見平陽都運使張伯英文

枸杞

泰和初定陶古城崩摧出一枸杞根方廣一尺許作卧狗狀足尾皆具觜亦有細毛背上一枝直出縣外一農家得之里社傳玩尋爲縣官所奪崔君佐見此時十五六矣

詩識

梁仲經赴官咸平道中有詩云山雲欲雨花先慘客路無人鳥亦悲劉御史雲卿詩壞壁秋鐙挑夢破老梧寒雨滴愁生李治中平甫云落葉掃不盡寒花看卽休未幾皆下世殆詩識也至如楊敏行晝眠云身如蟬蛻一榻上夢逐楊花千里飛真鬼語何識之有

敏之兄詩識

敏之兄貞祐元年癸酉中秋日約與王元卿田德秀田獻卿輩燕集而其夜陰晦罷敏之有詩云佳辰無物慰相思先賞空吟昨夜詩莫倦更深仍坐待密雲還有暫開時王田戲曰詩境不開廊君才盡耶敏之嘆曰我得年僅三十境界得開廓否明年遭城陷之禍年才三十二

申伯勝詩兆

高平申萬全字伯勝正大中以史院編修官從宗室慶山南征道中有詩云回首西風謝敝廬崎嶇又復逐戎車人生行止元無定一葦江湖聽所如不數日溯淮水死

天慶鶴降

忻州西城半在九龍岡之上置宣聖廟鐵佛寺天慶觀爲州之鎮天慶觀老君殿尊像極高大唐七帝列侍父老云是神人所塑晉天福二年重修每歲二月十五日道家號貞元節是日有鶴來會多至數十少亦不絕一二翔舞壇殿之上良久乃去州人聚觀旁近城上州刺史約先見鶴者有賞四遠黃冠及遊客來者三日不絕貞祐兵亂殿廢鶴遂不至

告成旱魃

貞祐初洛陽界夏旱甚登封西四十里告成人傳有旱魃

爲虐父老云旱魃至必有火光隨之命少年輩合昏後憑
高望之果見火光入一農民家隨以大梃擊之火燄散亂
有聲如馳古人說旱魃長三尺其行如風至於有馳聲則
不載也

玉兒

當是其名

太原廟學舊有鬼婦人是宋旦提刑妾爲正室妒捶而死
倒埋學旁其處有桑生焉此鬼時入齋舍與人戲語然不
爲祟也大定中有數人夜宿時習齋三更後忽聞窗外履
聲須臾入齋以手徧拊睡者云此人及第此人不及第旣
而曰休驚休驚也及至後皆如其言

學正馬持正說睡者
趙文卿段國華郭及

之

王氏金馬

太原王氏上世業醫有陰德聞里中至君玉之父翁母皆敬神佛一淨室中安置經像扃鑰甚嚴於灑掃母亦親爲之一日晚入室中焚誦忽供几下一細小物跳躍而出有光隨之須臾作聲如馬嘶母起立祝曰古老傳有金馬駒今真見之果欲送福來老婦衣襟中卽以襟迎之此物一跳而上視之金馬也君玉以天眷二年第器玉汝玉皇統元年相次科第鄉人榮之號三桂王氏府尹并以三桂名所居之坊翁四子三子登科一子以蔭補至其孫仲澤復

爲名進士文章政事談辨字畫大爲時輩所推金馬方廣
三寸金作棗瓢色項頸微高尾上揭如艾炷髀股圓滑兵
亂之後予曾見之

涪州清卿房約
爲賦金馬辭也

王雲鶴

王中立字湯臣岢嵐人博覽強記問無不知少日治易有
聲場屋家豪於財客日滿門延待備極豐腆其自奉則日
食淡湯餅一杯而已年未四十喪妻不娶亦不就舉獨處
一室中如僧如是三四年乃出時人覺其談吐高闊詩畫
超絕若有物附之者問之不言也大安初遇閒閒趙公於
平定遺之詩曰寄與閒閒傲浪仙枉隨詩酒墮凡緣黃塵

遮斷來時路不到蓬山五百年因言唐士大夫五百人皆
仙人謫降爲世味所著亦有迷而不返者如公與我皆是
也一日來都下館於閒閒公家中秋詩有印透山河影照
開天地心人世有昏曉我胸無古今之句閒閒大奇之因
索墨水一盂如言與之明且不告而去壁閒留古鶴二字
廣長一尺墨水且不知何物書也少之先生從外來問所
以然不答題其旁云天地之閒一古儒醒來不記醉中書
旁人錯比神仙字只恐神仙字不如先生詩如醉袖舞嫌
天地窄詩情狂壓海山平忽驚風浪耳邊過不覺神形來
世中因君感激從君說鑿破機關我亦驚此類甚多人有

問世外事者亦一二言之好作擘窠大字勢極飛動閒閒極愛之屏山李之純嘗見先生商略前代人物引先儒論議數十條在目前如人人自相詰難然後以己意斷之以爲辨博中第一流也臨終豫剋死期如言而逝年四十九晚年易名雲鶴號擬栩道人人物如世畫呂公肩微聳耳

董國華

董文甫字國華潞人承安中進士資淳質泊於世味人知重之而不知其何所得也子安仁亦學道閒居寶豐父子閉戶讀書朝夕不給晏如也先生歷金昌府判官禮部員外正大中以公事至杞縣自知死期作書與家人及同官

又與杞縣令佐詩多至三十餘首書畢坐化

衛文仲

衛文仲襄城人承安中進士性好淡泊讀書學道故仕宦不進平居好歌東坡赤壁詞臨終沐浴易衣召家人告以後事卽命閉戶危坐牀上誦赤壁詞又歌末後二句歌罷怡然而逝

蘇州一行墓石記

劉太博機貞祐兵亂後自管湖州刺史遷濟州民居官舍皆被焚機復立州宅掘一黃土坡偶值古冢乃唐一行禪師墓有石記云劉機當破吾墓

明月泉

明月泉在五臺山中人至泉所以紗帛障眼下視泉水或見月在水中故泉以爲號歷數千百人乃一二見之大參楊叔玉五臺人爲予言明月泉吾所親見非傳聞也

石守道心化石

徂徠石守道墓在奉符泰和中墓崩諸孫具棺葬骸骨與常人無異獨其心如合兩手已化石矣

燬寶鼎

皇統中修內司燒琉璃瓦燬一大鼎三日不鎔鼎欲敗有聲如雷聞三十里外人謂成敗有數數與阨會雖神物不

能自保不特此鼎矣

希顏說

田鼠

正大壬戌內鄉北山農民告田鼠食稼鼠大如兔十百爲羣所過禾稼爲空獵戶射得數頭有重十餘斤者毛色似水獺未嘗聞如此大鼠也

天魔崇

泰和末雷景滂任壽州防禦判官弟希顏亦到官有官妓香香爲魔所崇神志恍惚或睡數日不起希顏謂其同列者言有一婦人爲天魔所著挈上浮圖顛凡婦意所欲無不立致一日見布幔車過塔下婦謂魔言車中貴人妻汝

取其釵來魔去良久乃至無所得婦問故曰彼福人有神護之望而不得前婦又問彼以貴人妻故有神護也曰不緣貴人但其不食牛肉故耳婦卽發願我若脫此祟不但我終身不食牛肉誓盡此生勸人不食言未竟魔大罵而去遂不復至婦大呼求救其家以繩挽之而下竟得全活阿香能不食牛肉發願神佛前崇宜不能近同列以其言告香香卽發願後十餘日靚妝衽服持酒來謝云得學士所教今爲平人矣

神哥

孫國鎮內翰族婦有爲山魃所污者魃自言汝若資用所

闕我能立致嘗積絹滿庭皆有真定庫印婦家以官物累已乞屏去俄頃失絹所在又一白馬金鞍寶勒不知從來而繫之櫪下家人益懼祈請良久馬忽不見諸子竊議呼魍爲五郎云設若人家無嗣能爲致一子否明日一孩子面目如畫錦綳繡裸臥之牀上老幼拜禱不願受竟留之因字之曰神哥年六歲病卒

王確爲兄所撻

外祖柔服簿王君大定中卒官其最小弟確酌酒欺幼孤祖母張容忍旣久無所控訴遂病不能起一夕與諸女並寢夜半鐙暗聞騷窣聲少之觸雙陸棋子亂噴噴有聲屢

嘆祖母哭失聲因言五叔恃酒見陵官法不能制若不禁
止之母子將爲魚肉矣不數日確承醉夜出定襄歸至趙
村值外祖於中路畫地大數隨以馬策亂捶確抱頭竄伏
僅能至家取火視之衫服碎破腫青滿背明日就外祖像
前百拜謝後酒亦不飲

王全美母氏詩語

定襄王全美之母從幼事佛旣奉香火益勤先不知書忽
一日謂敏之兄言外生我漫得一句汝看作得偈否舉似
凡十數句惟天機割斷繁華夢殆似從慧中得之母未幾

下世

蟲異

德順破後民居官寺皆被焚內城之下有礮數十垂索故在營中人有欲解此索者見每一索從上至下大蟲徧裹如脂蠟灌燭然聞汴京被攻之後亦如是喪亂之極天地間亦何所不有也

單州民妻

貞祐初虞縣黃九者從佛兒堠賊鑽大怪作亂於單父虜老幼數百中一婦有姿色黃欲劫取婦陽謂賊曰吾夫少選至願一見嫁君未晚及見其夫訴以劫取之事因指黃九惡語大罵賊不勝憤斫殺之被斫處不血出但白膏流

黃冠禹
冀之說

戴十妻梁氏

戴十不知何許人亂後居洛陽東南左家莊以傭爲業癸卯秋八月一通事牧馬豆田中戴逐出之通事怒以馬策亂捶而死妻梁氏昇尸詣營中訴之通事乃貴家奴主人所倚以牛二頭白金一笏就梁贖罪且說之曰汝夫死亦天命兩子皆幼得錢可以自養就令殺此人於死者何益梁氏曰吾夫無罪而死豈可言利但得此奴償死我母子乞食亦甘分眾不可奪謂梁氏曰汝甯欲自殺此人耶梁氏曰有何不敢因取刀欲自斫之眾懼此婦憤恨通事不

令卽死乃殺之梁氏掬血飲之攜二子去

洛陽程志忠云

李晝病目

聊城李晝生二子其一失明其一生而無目李去歲一目復枯問神霄何道士求治療何問渠甯作虧心事耶李言某生塑神像急須用目睛則往往就神像摧塌處剗取之殆以此故耶丁酉歲春何來陽平謂予言李吝少費受此報

人生尾

清河王博以裁縫爲業年三十七一日詣聊城何道士言丁酉初春醉卧一桃園中忽夢一神人被金甲執戟至其

旁蹠之使起王問何爲神曰吾爲汝送尾來自後覺尻骨
痛痒數日生一尾指許大如羊退毛尾骨然欲勒去痛貫
心髓灸之亦然因自言不孝於母使至飢餓故受此報每
人觀看則痛痒少止否則不可耐也因問何求療何無所
措手乃去今在新店住

何道士云

石公陰德

國初定州唐縣王八郎姿容雄偉膂力絕人爲相者所惑
謀作亂因設詭計籍鄉人姓名未及引誘爲人所告州將
高某捕獲按籍逮捕凡數千人高欲一切以造逆當石公
時爲都司諫止之曰以詭計籍人名罪止王八其他無豫

謀者使其在註誤之列且不可況誣以從逆乎州將不悅命他吏鞫其事吏承風旨文致其罪然將以石公一言遂疑之明日召石公王八而下皆自伏公所言何不惜死之甚也石公曰雪人之冤一死何惜州將良久曰有是哉吾更思之明日卽從石公議戮首惡二三人餘悉縱遣并取舊案焚之石公之子琚業進士天眷初第一人擢第大定中以左丞相致政故石公陰德鄉人無大小能備道之

馬三詆欺報

恩州劉馬三以鉤距致富嘗用詭計取鄰舍袁春田春訴於官馬三出契券爲質竟奪之春不能平日爲鄉人言渠

詆欺如此已將爲異類矣馬三亦自誓云我果詐取汝田
富如所言也泰和二年馬三以病死袁春家犬乳數子中
一小花狗腹毛純白有朱書我是恩州劉馬三七字馬三
素多怨家竟欲出錢買之尋爲州刺史所取闔郡皆知馬
氏子孫不勝其辱購而藏於家

白神官

鄜州洛交大定中有妖人白神官者能以左道作怪變如
平地起龍卷袖出金手或端坐見佛像光怪奪目數百里
閒無不歸向莫有忤其意者外祖王君時爲此縣主簿搗
得之問所以能怪變者皆託以天神所爲及掘得狐涎一

嬰神官乃伏罪決杖二百而死縣境爲之肅然其後吾舅
彥師再到洛交去外祖已四十年訪舊事父老尙能言君
是杖殺白神官王主簿子孫乎

賈道士前身

宣德朝元觀賈道士魚兒泊賈大夫之子知其前身本潞
州人義鎮王秀才貞祐之兵爲北騎所俘乘騎他出逃去
騎追及槍中其額而死死後性不昧顧盼中有二人來扶
之使歷觀諸獄不忍恐怖復扶之出過一石橋見蓮花盆
子中貯惡血汁令飲之覺腥口不可近不肯飲二人不之
強但推墮水中旣而開目知受生此家三日洗兒及滿月

鄉鄰來賀皆見但語不出六七歲說前事卽求出家父母不得已許之送朝元觀作道童一日仔主來觀中人說前事仔主亦了了能記都不差視其額角瘡癥猶存

旬會之異

定襄魏仲儀以經童出身得遼陽警巡院判將復應詞賦舉與同輩結夏課十日一宴集中一舉子物故他日旬會諸人感歎存歿仍於故人設位少選食至諸人舉匕筯而設位者亦然合坐哭皆失聲竟至罷食

濟源靈感

濟源廟隋時建廟後大池邑人以海子目之獻酒及冥錢

或他有所供悉投此海池每歲春暮紙灰從水底出謂之
海醮水亦有澂徹時池底物厯厯見之或時水底酒尊繖
扇浮游水面謂之神賜雖重若銀杯香合亦浮觀者環水
而立物所至人得之以長漉籬挹取拜賜而去酒尊皆有
鐫記年月姓名飲之往往有味云

續夷堅志卷一終

...

...

...

...

...

...

...

...

續夷堅志卷二

讀書山房刻本

太原元好問裕之纂

貞雞

房皞希白宰盧氏時客至烹一雞其雌繞舍悲鳴三日不飲啄而死文士多爲詩文予號之爲貞雞

王氏孝犬

王懷州家小兒子五哥畜一犬甚馴五哥十二三死犬隨至葬所徘徊望顧如有所見者自後日一往墓側暮乃歸如是近百日人以孝犬目之

狐鋸樹

陽曲北鄭村中社鐵李者以捕狐爲業大定末一日張網
溝北古墓下繫一鴿爲餌身在大樹上伺之二更後羣狐
至作人語云鐵李鐵李汝以鴿賺我耶汝家父子驢羣相
似不肯做莊農只學殺生俺內外六親都是此賊害卻今
日天數到此好好下樹來不然鋸倒別說話卽聞有拽鋸
聲大呼搯鑊煮油當烹此賊火亦隨起鐵李懼不知所爲
顧腰惟有大斧思樹倒則亂斫之須臾天曉狐乃去樹無
鋸痕旁有牛肋數枝而已鐵李知其變幻無實其夜復往
未二更狐至泣罵俱有有倫李腰懸火罐取卷爆潛爇之
擲樹下藥火發猛作大聲羣狐亂走爲網所罾瞑目待斃

不出一語以斧椎殺之

濟水魚飛

壬寅歲濟源水中魚飛起烏鵲啄食之而墮人取食無他
異甲辰冬安賢鎮西南之馬陵平旦無風雲忽空中墮魚
七八頭不知所來又比濟源者差小陶朱種魚法池中著
鼈不爾則飛去

石佛動

正大八年滕州東三里有石佛一軀忽自動搖者數月及

州將死乃定

禹冀之聞
張仲安說

鬼拔樹

興定末曹州一農民一日行道中忽驟雨聞空中人語云
敢否俄又聞大笑聲此人行半里見道左大柳樹拔根出
擲之十步外泥中印大臀髀痕如麥籠許蓋神拔樹偃坐
泥中被笑耳

高尉陰德

高工部有鄰字德卿父飛狐令集嘗尉南和以公事活千
餘人德卿生於此邑四十年後拜安國軍節度使父老有
及見當時事者扶杖迎勞歡呼馬前德卿亦爲立碑尉廳
道所以陰德陽報之故不踰月子嵩猶子鑄同榜登科時
人榮之

胡公去狐

胡彥高明昌二年以廉舉爲卽墨令縣廨在古城之隅爲妖狐所據晝伏夜出變化狡獪或爲獄卒縱遣囚繫或爲官妓盜驛傳被襍媚惑男女有迷亂至死者邑人無如之何反以香火奉之餘五十年矣彥高到官問知其然顧謂同僚官舍所以居賢今令不得居而鬼物據之耶時室空已久頽圯殊甚卽令完葺之明日卽廳事理務抵暮張燭而坐夜半狐鳴後圃中一倡百和少頃全集周市庭內中一大白狐據地而吼如欲搏噬然卒伍散走投避無所彥高端坐不動而狐亦不前良久引退如是者三日遂不復

來又十許日傳一女奴跳躑歌笑狂若寐語彥高以朱書
置奴釵閒逼逐之奴卽日知人明且尉自巡邏還遭羣狐
數百由縣東南去狐復惑登州吏目江崇家一婦崇就海
島中請道士行法乘婦人狂亂縛置車輪上埋軸地中令
人轉之既久婦快吐腥涎乃是卽墨狐爲胡公逐至此卽
墨父老爲彥高刻石名胡公去狐碑屏山李之純之記也
彥高武安人仕至鳳翔同知

呂守詩識

呂卿字祥卿大興人刺汝州一月而罷題詩望崧樓有珍
重樓中舊山色好將眉黛事新官未幾物故人以爲詩識

云

孟內翰夢

孟內翰友之大定三年鄉府省御四試皆第一供奉翰林
歷曹王府文學以疾尋醫久之授同知單州軍州事丁內
艱哀毀致卒友之未第前夢中豫知前途所至其後皆驗
鄰人李生言友之死之年六月中連夕星殞於虛軒前汴
人高公振特夫挽之曰見說平生夢前途盡日前又云人
嗟埋玉樹天爲啟文星詩雖不甚工有以見友之出處之
際死生之變造物者皆使之前知其以海內重名畀之者
爲不偶然也

麻神童

麻九疇字知幾獻州人三歲識字七歲能草書作大字有及數尺者所至有神童之目章宗召見問汝入宮中亦懼怯否對曰君臣猶父子也子甯懼父乎上奇之明昌以來以神童稱者五人太原常添壽四歲作詩云我有一卷經不用筆筆成合河劉文榮六歲作詩云鶯花新物態日月老天公劉微七歲被旨賦鳳皇來儀新恩張世傑五六歲亦召入賦元妃素羅扇畫梅云前村消不得移向月中栽其後常隱居不出餘三人皆無可稱道獨知幾能自樹立一旦名重天下耆舊如閒閒公且以徵君目之而不名云

陳守誠感

陳大年字世德吉州人泰和中刺吾州時秋旱蝗自南而北世德祭於石嶺關遂不入境死囚馬柏兒移勘更數州已十三年矣陳已決其死止待署字矣陳夜禱星下決囚無復疑尙慮有冤今旱已極囚果不冤明當大雨如冤則雨且止以此卜之明日大雨遂決此囚是歲大熟

虞令公早慧

虞令公仲文質夫四歲賦雪花詩云瓊英與玉蕊片片落階墀問著花來處東君也不知仕爲遼相歸朝授平章政事濮國公

陳希夷靈骨

華山張超谷陳希夷靈骨在焉山徑險絕下臨無地河中
李欽叔嘗至其處陳骨長大異於今人堅重腴瑩如青玉
道力所至具見於此弟子某遺骸亦在其旁以陳比之仙
凡爲不佞矣

馬光塵畫

馬資深之子光塵十許歲畫山水有遠意甫成童而卒王
子端內翰題其畫云珠璧佳城下丹青敗稿閒殘年兩行
淚絕筆數重山人謂童非而以畫稱且爲名流所嗟惜古
亦不多見也

馬齧定襄簿

秦和中一國姓人爲定襄簿一日河西程氏馬逸直上廳
嚙主簿倒旁立數十人號叫捶楚不能救不半時頃嚙簿
死傷折處所不忍視馬走出城羅得之三日葬簿縛馬投
火中人謂此馬不爲物所憑則他世報怨也

鬼市

裴翰林擇之陽武人六七歲時以大父馬上抱往縣東北
莊至外壕見門南北有市集人物皆二尺許男女老幼吏
卒僧道穰穰往來市人買賣負擔驢駝車載無所不有以
告其大父大父以爲妄不之信也蓋三四至其處亦皆見

之此與呂氏碣石錄記武平周鼎童時村居一日縣入市
集鼎騎長耳從父入市時地色微辨見道旁兩列皆佛像
閉目不敢視開目又不見兩事大相類但佛像之多何也

原武閻氏犬

原武附城堤下閻老家其翁母遭辛卯冬兵亂死其家牆
下丁壯被虜不及埋掩此時僵尸滿野例爲狐犬所食不
辨誰某閻氏犬亦食人但守護翁母日與眾犬鬪他犬無
敢近者前後月餘閻氏子姪有逃歸者竟得全骸而瘞真
孝犬也

歷年之讖

古人上壽皆以千萬歲壽爲言國初種人純質每舉觴惟
祝百二十歲而已蓋武元以政和五年遼天慶五年乙未
爲收國元年至哀宗天興三年蔡州陷適兩甲子周矣歷
年之讖遂應

異齊之讖

天會八年冊劉豫爲大齊皇帝都大名諸門舊有異齊安
流順豫之號以門名色瑞因取三市門名阜昌者建元雖
出於傳會亦有數焉

桃杯

鞏下韓道人本出衣冠家曾以廕補官中年遇異人有所

得卽棄官學道予曾見之秦州之隴城說泰和初秋雨後
行山閒忽見一大葉隨流而下韓初不以爲意俄數葉閒
一桃大如杯盃爲石所礙而止韓取得之桃紅而香非凡
目所常見知爲希遇望三峰再拜食之盡懷枝葉歸就洞
穴高絕處鑽桃核破取仁吞之甘如酥蜜因以核爲兩酒
杯各受一勺餘韓從此或食或辟穀時年已六十狀貌只
如四十許人一日從予乞酒以此杯酌核得酒紅潤如新
約予賦桃杯詩因循未暇北渡後長春尹師亦有一桃杯
云是宣政內府物云

溺死鬼

澤州有鍼工一日人定後方閱鍼次聞人沿濠上來喜笑
曰明日得替矣人問替者爲誰曰一走卒自真定肩織插
書夾來濠中浴我得替矣鍼工出門望無所見知其爲鬼
明日立門首待之早食後一疾卒留織與書夾鍼工家云
欲往濠中浴鍼工問之則從真定來因爲卒言城中有浴
室請以揩背錢相助卒問其故工具以昨所聞告辭謝再
三而去其夕二更後有擲瓦礫於門大罵曰我辛苦得替
卻爲此賊壞卻我誓拽汝水中明旦見瓦礫堆數夕不罷
此人遷居避之

祕水焦
符村說

棣州學鬼婦

王右司仲澤少日住棣州學廚人告言一婦人鬼每夜來攪擾不得睡澤言今夕若復來汝捽其衣大叫我輩往視之其夜果來其人把其臂不放因大叫諸生持鐙往視之乃一古棺板焚之而怪遂絕

仲澤說

湯盤周鼎

秀巖安常字順之常從党承旨學大篆多識古文奇字秦和未嘗見內府所藏湯盤作白三方斗近四小寸底銘九字卽德日新又日新日日新者也章宗有旨令辨之又一方鼎耳二足四饜饜象在雷文中銘云魯公作文王尊彝銅旣古瑩如碧玉無復銅性矣

蓮十三花

同年康良輔說磁州觀臺劉軌家承安中池蓮一莖開十三花是歲軌登科終於京兆按察判官

瑞禾

鳳翔虢縣太子莊庚子歲郝氏穀田八十畝每莖一葉一小穗至十二數并大穗爲十三試割一叢治之得穀十升明年郝使統軍萬人佩金虎符偏將李慥曾見古有一莖九穗蓋不如是之多也

黃真人

修武張袞字君冕其父仲和少日爲府史好祈仙一日黃

繙綽降因留事之謂之黃真人懸筆畫像前每事禱之君
冕崇慶二年赴簾試仲和問云兒子入試御題得聞乎批
曰天機不容泄及試期過問之卽批云臣作股肱弼予違
賦成績紀太常詩又問兒登第否批曰黃裳頭綠衣尾張
不解請解之又批曰天機不容泄及四月當唱名張又問
榜旦夕至幸先告之卽批云綠衣六衣也非君冕名乎及
榜至黃吉甫真第一人而君冕名最下此類甚多亦有俳
諧詩可笑

摩利支天呪

忻州劉軍判貞祐初聞朔方人馬動家誦摩利支天呪及

州陷二十五口俱免兵禍獨一奴不信迫圍城始誦之被虜四五日亦逃歸南渡後居永甯卽施此呪文士薛曼卿記其事

王叟陰德

穰縣宋莊王叟人目爲王評事身年八十一婦八十四子有孫二十餘人曾孫亦娶婦自叟至其曾凡三十六房夫婦皆結髮推戶爲縣中第一第四子榮以軍功官宣武軍魯山尉長孫中武舉某州巡檢宋莊四區宅前大槐數百年物老榦已枯而五枝內向各成大樹蔭數十步予在鎮平日嘗過其家見其康健如六十許人謂必有陰德致然

問之不答旁一叟云王評事年雖高乃以診治爲生病家
來請上馬去不以僮僕自隨爲人處方一藥不備不以和
劑貧家調患夏月日二三往不倦病旣平不責一錢此非
陰德耶叟乃肯自言今商販家自臨洮山外以長耳負甘
草來塵垢糞穢何所不有卸之藥肆中隨即判以與人某
每用此草必以水洗滌暴晾如法然後和藥他品悉然非
敢自爲陰德但心之所安不能不爾也予酌酒與之曰此
公陰德大矣

馮婦詩

武安縣新安農馮氏病後忽道一詩云城南池館夾蒲津

野色林光物色真滿目煙霞蓬島遠一溪花木武陵春

和末病卒

胡國瑞說

石中龜

金門羽客李鍊師和順人嘗爲章廟所詔提點天長觀平生靈異如金盃出水之類甚多至八十一事圖於邢州神霄宮壁閒門人王守中又欲刻碑以傳召匠者攻石石中得一龜日在几案閒馴狎如是百日風過失所在

武安王安卿說

石中墓

長葛禹冀之見華山隱者辭自然說泰和中華山石工破一石石中一墓跳出尋入水中

高監償債

遂平鬪城鎮高監初到鬪城就富民高氏求相紹繼高氏
農民涸質墮其術中所借錢麥積數百緡後百方詆欺一
錢不償未幾高監死生一赤犢腹下白毛成字云還債人
高都監時武州人吳成可罷鄜時丞閒居此鎮作牛報文

范元質決牛訟

范元質令平輿函頭村彭李家兄弟皆豪於財彭李三水
牯生一犢數日死棄水中鄰張氏水牯亦生一犢李三爲
牧兒所誘竊張犢去令其家水牯乳之張家撻之遂告張
曰李家犢死投水中今所乳君家犢也君告官我往證張

慙之官元質曰此不難命汲新水兩盆刺兩牛耳尖血瀝
水中二血殊不相入又捉犢子亦刺之犢血瀝水上隨與
張牛血相入而凝卽以犢歸張氏縣稱神明元質名天保

磁州人

進士趙公
祥親見

賈叟刻木

平陽賈叟無目而能刻神像人以待詔目之交城縣中寺
一佛是其所刻儀相端嚴僧說賈初立木胎先摸索之意
有所會運斤如風予因記趙州沒眼僧能喫墨水畫上布
五彩亦喫之毛提舉家一虎蹲大樹下旁卧一青彪虎目
爍爍如金望之毛髮森立雖趙邈齷不是過佛氏所謂六

根互用者殆從是而進耶

閻大憑婦語

穰縣孫莊農民閻大正大中與相里劉進往商洛買牛而
閻病死劉以書報其家閻母與婦望祭於所居之前有回
風吹紙灰往西南莊此莊是閻小婦所居相去五六里少
之有人來報閻大憑婦語欲與母妻相見母妻奔往相持
而哭問汝何死曰我死天命但爲劉進所欺先此相告某
牛價幾何用絹若干某牛價幾何用銀若干彼乘我死無
證欲相欺昧耳布金價直皆令以筆記之又云此人情理
不可耐我已死渠有布絹乃以行纏蔽我面傍一屠者云

汝欠我肉錢若干汝家以汝死遂不見還今令我取還閣俯首久之仰視屠云我已死更理會甚觀者大笑他日劉進及家人說向云閻大有靈先以價直告其家矣進見其母一錢不敢欺焉致遠與閻一村落爲言如此此與正大中黥卒石貴事同貴死後憑一男子就舞陽縣吏徵債訴於司農卿張公異其事命部掾王仲寬爲理貴有文券可憑立命還之

延壽丹

神仙辟穀延壽丹一丸終身不飢光明硃砂一兩飛過用之定粉一兩燒之黃色者白茯苓如雪者一兩或加半兩

黃丹輕紅者一兩飛過秤乳香七錢半水銀三錢大金箔三十片白沙蜜一兩淨蠟二兩右各擇精細者先將定粉入乳鉢研開次下水銀再研直候無水銀星子爲度次下黃丹硃砂金箔再研次下茯苓乳香等細末同研勻將藥入埧盃坐熱湯上勿令湯冷另將蜜蠟開鉛入藥在內木匙攪勻眾手丸每一兩作十二丸子勿令有劑縫或硃砂或水銀爲衣不爲衣亦可如欲以水銀爲衣取水銀三二粒手心內用津唾擦青色取藥三五丸搓之合時忌雞犬婦人藥成入埧器內貯之如欲住食先用油三兩蠟一兩白麩一斤入蜜一兩和燒餅或煎餅如無食不托麩或糯

米粥亦可須極飽然後服藥以乳香湯下一丸又一時辰再將白麩炒熟蜜蠟爲丸如桐子大溫白湯或乳香湯下百丸名曰後藥先已飽食又服後藥故二三日不困雖困亦無傷服藥後當萬緣不染夫心動則氣散語多則氣傷故辟穀者以甯心養氣爲本事來則應事過勿留於心時時向日咽氣以爲補助茶湯任意勿食有滓之物忌怒忌大勞十日後肌肉雖瘦而筋骨輕健神觀開朗如欲開食須二七日以後候藥在丹田可開食不及二七日而食則藥隨臟腑而下矣開食之後如更欲住食不必服藥止以乳香湯勻之凶年饑歲至父子夫婦相啖擣爲泥丸作彈

子大黃丹爲衣紙帶子盛此藥一丸縫合著臍中上用裹肚繫定每遇箭鏃未出先如上繫定頃用象牙末擦瘡口若中箭已久須用鋒刃或鍼少少取破搽象牙末則箭鏃自出如魚骨鯁喉以至鍼錢麥芒不限久近皆驗

救熏死

辛未冬德興西南磨石窯居民避兵其中兵人來攻窯中五百人悉爲煙火熏死內一李帥者迷悶中摸索得一凍蘆蕨嚼之汁才咽而甦因與其兄亦活五百人者因此皆得命蘆蕨細物活人之功乃如此中流失船一壺千金真不虛語河中人趙才卿又言炭煙熏人往往致死臨卧

削蘆蕨一片著火中卽煙氣不能毒人如無蘆蕨時豫暴乾爲末備急用亦可

神人方

阿魏散治骨蒸傳尸勞寒熱困羸喘嗽方阿魏三錢斫青松一握細切東北桃枝一握細剉甘草如病人中指許大男左女右童子小便二升半先以小便隔夜浸藥明日煎取一大升空心溫服分爲三服以進次服調檳榔末三錢如人行十里更一服丈夫病婦人煎藥婦人病丈夫煎藥合時忌孝服孕婦病人及腥穢物雞犬見服藥後忌油膩溼麪冷硬物服至一二劑卽吐出蟲或泄瀉更不須服餘

藥若未吐利卽當盡服病在上卽吐在下卽利皆出蟲如
馬尾人髮之類卽當差天下治勞直須累月或經歲唯此
方得於神授隨手取效陵川進士劉俞字彬叔任都運司
幕官日得於閻郎陟云是古崔家方閻先患此疾垂死得
方而愈劉以治甯州一官妓利寸白蟲三四升狀如蔥根
隨卽平復服藥後遂去諸疾五藏虛羸魂魄不安卽以白
茯苓湯補之白茯苓一錢茯神一錢人參三錢遠志三錢
去心龍骨二錢防風二錢甘草三錢麥門冬去心四錢犀
角五錢錯爲末生乾地黃四錢肥大棗七枚水二大升煎
作八分分三服溫下如人行五里更一服仍避風寒若覺

未安隔日更作一劑已上兩藥須連服之好問按此方本
出普濟加減方其語簡略又不著所從來而世人不甚敬
信故備論之

背疽方二

治發背腦疽一切惡瘡初覺時採獨科蒼耳一根連葉帶
子細剉不犯鐵器用砂鍋熬水二大盃熬及一半瘡在上
飯後徐徐服之吐出候吐定再服以盡爲度瘡在下空心
服瘡自破出膿更不潰引瘡上別以膏藥傅之此方京兆
張伯玉家勝示傳人後昆仲皆登第人謂善報
治一切惡瘡服瓜萋方懸萋一枚去皮用穰及子生薑四

兩甘草二兩橫文者佳細切生用無灰酒一盃煎及半濃服之煎時不犯銅鐵病在上食後在下空心見洪氏方陳日華方中州初約子張戶部林卿其方有加大黃或木香或乳香沒藥者大率以瓜蒌生薑甘草爲主病瘡先疏利次用瓜蒌藥日以乳香菜豆粉温下三五錢防毒氣入腹外以膏塗傅之病者亦無慮矣好問年二十一侍先君官隴城大安庚午承先人疽發於鬢好問愚幼平居作舉子計於藥醫懵然無所知庸醫滿前任其施設先君竟用是捐館其後還鄉得此方於家塾以治他人遂有百驗之效感念疇昔慚恨入地爲人子不知醫其受禍乃如此故并

記之爲戒

內藏庫龍

遼祖神冊五年三月黑龍見拽刺山陽水遼祖馳往三日
乃得至而龍尙不去遼祖射之而斃龍一角尾長而足短
身長五尺舌長二寸有半命藏之內庫貞祐南渡尙在人
見舌作蒲稽形也

都城夜怪

從舅張伯達知徵飛卿翔崇慶二年正月同赴省試所挈
僕夫戲以王興目之者宿迎鑾坊夜起便旋足纔出門見
對街一鬼青面赤髮目光如炬腕懸一劍而坐旁一卒侍

立猶惡尤可怖興大叫而仆三四時許乃甦問之言所見如此

都城大火

大安末都城頻歲大火凡被焚之家或牆壁間先有朱書字記之尋卽火起互相訪問無不然者凡延燒三數萬家市中佛閣自唐日有之遼人又謂之護國仁王佛壇千手眼大悲閣字虞世南所書及閣被焚衛紹王有旨令救世南書牘顧盼中已無及矣識者謂護國壇被焚不祥之甚不一年遂有虎賊弒逆之變

駢胎

興定元光閒陽翟小學王奉先其妻先產四子再生三子
辛未十一月秀容福田寺農民范班妻連三歲舉三男三
女皆死矣此歲復一男一女其母從旁歎訝云汝必不活
得早過去亦好兒忽能言連日不去不去母驚語其父語
未竟兒依前言不去未幾兒女皆死南齊褚侍中澄醫說
論受形有云陰陽俱至非男非女之身積血散分駢胎品
胎之兆如言化生固有是理不足爲訝予謂褚論固不可
廢然駢胎品胎二家者世亦不多見耳

童哥

南渡後京師一滿師者事一神童自言出貴家姓阿不罕

氏八歲遭平章進忠棄都城人負之奪門出人馬蹂踐而死夙世負滿師錢無算今來償之京師貴家無不迎至傳達宮禁問者焚香酌酒滿袖手其旁童自與人語明了可辨尋其聲在空中酌酒在地則颺然而下如就飲之者問逋亾遺失不涉爭訟不關利害則言之問以千里外事則曰我往問之良久至必以困乏爲言所經之家他日雖滿不在亦自來語話滿由是致富汴京破後聞復北上出入貴近家矣

生子兩頭

正大辛卯十二月陽翟士人王子思家一婢生子一身兩

頭乳媪以爲怪摘去其一氣系分兩岐而出明年正月西
行諸軍有三峰之敗

生死之數

王右司仲澤識歸德一武弁奧里光祿者清州人其子孫
曾孫男女俱以九月生凡十六人李昂霄同舍生劉遠之
燕人兄弟五人俱以七月生高唐閻內翰子秀之子之父
洎其母後俱以六月二十九日物故子秀亦然豈偶然哉

党承旨生死之異

承旨党公初在孕其母夢唐道士吳筠來託宿爲人儀表
修整望之如神仙在西掖三十年以承旨致仕大安三年

九月十八終於家是夕有大星殞於居公篆籀入神李陽
冰以後一人而已嘗謂唐人韓蔡不通字學八分自篆籀
中來故公書上軋鍾蔡其下不論也小楷如虞褚亦當爲
中朝第一書法以魯公爲正柳誠懸以下不論也古人名
一藝而公獨兼之不謂之全可乎其爲當世所推重如此
東坡謂韓退之生也有自來而逝也有所爲以公生死之
際觀之亦可以無愧斯語矣

天賜夫人

廣甯閭山公廟靈應甚著又其象設猶惡林木蔽映人白
晝入其中皆恐怖毛豎旁近言靜夜時聞訊掠聲故過者

或迂路避之參知政事梁公肅家此鄉之擗馬嶺作舉子
時與諸生結夏課談及鬼神事歷數時人之膽勇者梁公
都不之許因自言我能以昏暮或陰晦之際入閭山廟巡
廊廡一周諸生從臾之曰能往何以取信梁公曰我當就
周行處以物畫之用是爲驗明日晚約偕往諸生待於廟
門外奮袖徑去晝至廟之東隅摸索有一人倚壁而立梁
公意其爲鬼負之出諸生迎問何所見梁公笑曰我負一
鬼至矣可取火照之及火至見是一美婦衣裝絕與世俗
不同欲問詰之則氣息奄奄狀若昏醉諸生眞謂鬼物環
立守之良久開目見人環繞驚怖不自禁問此爲何地諸

生爲言其處及廟中得之者且詰其爲人爲鬼何所從來
婦言我揚州大族某氏女以吉日迎往壻家在輿中忽爲
大風所飄神識散亂不知何以至此諸生喜曰梁生未受
室神物乃從揚州送一妻至誠有冥數存乎其間可因而
成之梁公乃攜婦歸尋擢第不十數年致身通顯婦舉數
子故時人有天賜夫人之目至於傳達宮禁梁公以大定
二十年節度彰德相下耆舊仍有及見之者兵亂後梁氏
尙多問其家世多天賜諸孫行云

北面大王

參政梁公肅舉子時祈仙問前途仙批云六十入相而已

後節度彰德年適六十以入相未應會世宗怒宋人就驛
中取國書選於朝孰可爲詳問使不辱君命者宰相以公
應詔使還稱旨拜參政入相之應乃在此閭內翰子秀筆
錄記公臨終前二日言上帝召我爲北面大王遂卒

劉政純孝

洛州人劉政初幼有至性母老失明政以舌舐之經旬復
見及病晝夜奉醫藥衣不解帶剖股肉啖之至於再三母
死負土成墳鄰願助之不受禽鳥哀鳴集於墓樹廬墓側
終喪守臣以聞世宗嘉之授太子掌飲丞以事附史院本
紀

縣

縣吏守以開世宗嘉文對太子學增送以專胡史謂本
亦負主執其職願與之不受禽禽文辭果欲器樹風墓則
原武御書亦奉書樂文不稍帶律然尚與之三氣再三世
亦以人擬如斯成育生書其家大即如以書雅之變俗其
子健如舟等

雜詩公高孫前二日言上體谷并欲北極天生靈

然精野氣味首其冬通入眼之戲以五北國內節千衣奉

中取國書武外時序何為精開對不尋其命善宰味以公

續夷堅志卷二終六十四人昧未獻會世宗恐宋人報

續夷堅志卷三

讀書山房刻本

太原元好問裕之纂

楊洞微

道士楊谷字洞微代州人隱居華山爲人儀觀秀偉道行卓絕平生未嘗與物忤通莊易世以莊子楊先生目之明昌閒詔徵高道隸天長觀未幾還山其將歸也與知觀侯生食於市書數火字於食案又屬侯言昨過沃州聞君母病可速歸侯以假去及至沃州而母不病侯生誚語曰渠給我邪及北還天長已被焚矣又嘗與客遊崧山白龜泉上見一石螭出客曰螭橫行殆天性乎洞微曰此物固橫

行恨不值正人耳隨以手指之嶰卽正行晚愛中方卜居
之中方舊無泉苦於遠汲洞微言山秀如此不應無泉乃
齋沐致禱筮之得吉徵是時十月庵旁近葵花榮茂洞微
云於文章癸爲葵此殆水徵也與眾道士行尋之見巽隅
草樹閒隱隱有微潤掘之果得泉可供數百指然東隔絕
澗南限羣峰石壁峻峭幾百步不可越洞微與弟子呂澤
輩沿壁作棧道以通往來人以棧木易朽慮有顛擠之患
乃就壁取石鑿竅嵌之疊爲石梁螿泉爲池自是中方得
水甚易至今人目爲楊公泉閒閒嘗爲作文記之又言吾
友潘若淨字清容有道之士也嘗從洞微遊甚歎服之云

楊洞微當求之古人中耳閒閒後過華州追懷洞微云前
年曾就雲臺宿知有先生在華山今日白雲峰頂起卻疑
騎鶴下人間其稱道如此

測影

司天測景冬夏二至中都以北漸差中都冬至一丈五尺
七寸六分夏至二尺二寸六分晝六十一刻夜三十九刻
山後涼陁金蓮川在都西州四百里而近其地最高夏至
晝六十三刻夜三十七刻上京臨潢府在都北二千里夏
至晝六十四刻夜三十六刻呂氏碣石錄云

獵犬

泰和五年道陵獵雲龍川興州羣犬宗室咬住進數犬云
可備射虎用上令試之犬見虎一前出誘之虎奔逐眾犬
羣起或前或後左右伺便搏噬虎艱於周旋或怒躍一
丈意欲逸去而羣犬隨及虎既困而卧衛士前射之竟斃
於羣犬

雷震佃客

陝州盧村張海與同里一農民有讐佃客發謀誣此人以
燒麥積渠從旁證之海縛農民解尉司農性純質不能自
明分一死矣三人者行至南城外忽雷震佃客從空而下
骨肉皆盡惟皮髮存耳士人牛叔玉親見時郭敬叔爲陝

令也

方長老前身

丹霞長老義方字志道尉氏人前身柳小二亦縣人大定初羣小聚議燒相國寺三門乘亂劫軍資庫凡五十八分部探姓名柳小二與一人當放火先就門下行視可以謀度舉火柳私自念言此門國力所成大如木山一火之後再不可得如此功緣我乃壞之可惜可惜感歎之際被擒州橋上訊掠而死死後託生縣中陳家六七歲能言前世事訪父母妻子及塾財所在信爲柳小二無疑小二家供給之出家法雲寺後嗣法鑄和尚往丹霞親爲予言

老趙後身

鞏州仇家巷解庫趙九老父趙三大安二年病殆尋生臨洮西小字街銀孫家年十六託人訪趙九說前後身事且呼趙九來看趙九遣人往迎將出鞏州家人奔走來迓趙九在眾中疑信尙未決孫童遙見趙九呼小字大罵恐其不卽來認見妻亦罵之指妻臂上燒瘢及樹下窖粟處從是往來兩家州將宗室榮祿倅李好復節度副使史舜元異其事親聞之說初爲人所召至一大官府卒令候於門良久而出曰不須見長但從我行乘一騾至數里外入河濱一婦先在此卒指婦云此汝母也錯愕之際爲卒推水

中遂不記至三歲始悟前生云

劉致君見異人

龍山劉仲尹致君年二十不貴異物民乃足勝擢第釋褐
贊皇尉一日巡捕早至山寺中見壁上有詩云長梢疊葉
正颼颼枕底寒聲爲客留野鶴不來山月墮獨眠滋味五
更秋問僧誰所題言一客年可六十許衣著丰神奇異昨
夜寄宿今日題詩而去墨尙未乾去未遠也致君分遣弓
兵蹤迹之少焉兵來報客在山中大樹下待君致君載酒
往見客前揖客亦與之抗禮問姓名不答指酒索飲致君
見其談吐灑落知其異人以平生經傳疑事質之酬對詳

盡得所未聞客亦謂致君爲可與語舉杯引滿引及從者
日將夕致君與吏卒皆大醉及醒失客所在致君此後詩
學大進其外孫李內翰欽叔爲予言

潼山莊氏

靈壁北四十里地名潼山有南華觀莊子之後餘二百家
族長以行第數之有二千人又有二千九翁之目官給杖
印主詞訟風俗醕厚俗中有善談元者介休烏元章題其
詩南華云試拈真理問南華生死元如覺夢何晝夜曾停
覺夢否古今還續死生麼潼山歲歲生春草睢水年年有
綠波子逝於今已千歲覺時何少夢時多

王登庸前身

王登庸平州人日合天統榜進士歷宰數縣皆有能聲爲予同年蘇鼎臣說渠前身同里劉氏女年十六七歲采桑墮樹下傷重氣未絕而靈識已託生王家滿月剃胎髮前身亦知痛而哭甫求往劉家其後兩家供承令舉子劉氏父母死皆爲服心喪三年

大明川異卵

曲陽醫者郭彥達會居大明川聞一田夫董成者掃地至門限地卽高起以鍤鏟平之已而復高如是三四疑而掘之先得一卵如椀許殼膜見中有二蛇一黑一斑又掘得

一卵比前差大彥達曉之日神物不可觸祭拜而送之成
如言送濱河中是歲川下上雷雨拔大木數千人以疫死
者數百人

三姑廟龍見

大名蠶神三姑廟旁近龍見橫卧三草舍上觀者數百人
見龍鱗甲中出黃毛其形如駝峰頭與一大樹齊腥臭不
可近既墮天矯不得上良久雲霧復合乃去時己酉歲七
八月閒也

鏡辨

蔡內翰正甫云大定七年秋與蕭彥昭俱官都下蕭一日

見過出古鏡相示曰頃歲得之關中雖愛之甚然背文四字不盡識且不知爲何時物手取視之漢物也文曰長宜子孫宣和博古圖有焉出圖示之殆若合符彥昭驚喜有姚仲瞻在坐言曰僕家一鏡制作亦奇宋末得於長安土人家相傳爲太真匱中物不之信也使取而觀背有楷字數十爲韻語句四言其略有華屋交映珠簾對看潛窺聖淑麗則常端等語而紐有開元二字姚曰考其年則唐物安知爲太真之舊耶予笑而不答徐出浮休居士張芸叟所作冗長錄使讀其閒載元祐中有耕望賢驛故地得鏡遺予者銘爲四字詩中有潛窺聖淑之句聖淑二字皆少

空意取聖爲君淑爲后耳與此制正合望賢去馬嵬數十里蓋遷幸時遺之浮休陝右人得之長安信矣彥昭歡甚以爲一日有二奇事不可不書予曰多言屢中仲尼所以譏子貢也然世喜道其偶中予不書可乎

呂內翰遺命

呂防禦忠嗣生平經學有所得故每以古人自期臨終敕諸子云我死無火葬火葬是爲戮尸無齋僧作佛事齋僧佛事是不以堯舜文武周孔之教待我有違我言非呂氏子孫諸子從教無一敢違者范司農拯之梁都運斗南每爲予言近歲斗南遺令送終不以僧佛從事有自來矣

宣德狂僧

宣德聖國寺狂僧布衣藍縷獨處暗室夏月不浣濯無穢氣常於寺家廩舍合爪向牛馬言飽齋飽齋生徒大惡之承安中春旱州倅田公問何日當雨僧言四月二十日雨足矣及期果然刺史爲中秋釀酒僧云刺史卽東去何必釀爲十四日除興中尹乘傳之官他所言多驗

范拯之說

呂狀元夢應

呂內翰造字子成未第時夢金龍蜿蜒自天而下攫而食之是歲經義魁南省詞賦繼擢殿元閣門請詩有狀頭家世傳三葉天下科名占兩魁謂其大父延嗣父忠嗣與子

成俱狀元也

張子雲祈仙

張子雲以廕補官嘗作金人捧露盤樂府道退閒之樂一時閩傳之道陵召爲書畫都監累遷冀州倅一日祈仙仙批青門引詞末句云半紙虛名白髮知多少一棹武陵歸計不如閒早怕桃花笑人老子雲即日致仕

張故人仲叔說

麻姑乞樹

甯海崑崙山石落村劉氏富於財嘗於海濱浮百丈魚取骨爲梁構大屋名曰鯉堂堂前一槐陰蔽數畝世所罕見劉忽夢女官自稱麻姑問劉乞槐樹修廟劉夢中甚難之

旣而曰廟去此數里何緣得去卽漫許之及寤異其事然亦不之信也後數十日風雨大作昏晦如夜人家知有變皆入室潛遁須臾開霽惟失劉氏槐所在人相與求之麻姑廟此樹已卧廟前矣

孝順馬

宣宗朝一親軍卒畜一鐵色驄能知人指使此卒無兼丁每上直馬自負卧具繼至下直則負之而歸他人或遮關牽掣則作聲勢蹄齧之人莫敢近雖在軍伍或此卒他適馬自尋之必得所在卒南征墮坑塹中不能起馬跪前二足因得攬轡而上軍中盛傳爲孝順馬一日中貴人勞軍

淮上戲令此卒藏匿縱馬自尋馬振轡長鳴徑到主人處
中貴聞之宣宗爲增卒月給

蠖臺

東京宮城東北隅有蠖臺大定中修城役夫毀臺取土及
半得石函啟之中有塊石圓滑天成撼搖作動物聲破之
二大蠖尾指相鉤旋轉不解見風卽死人有問張都運復
亨者云遼東無蠖而蠖在石中石在函又爲土所埋人何
以知其有蠖而名臺也張籌度久之乃云埋石函者必以
數知之不然是神告之也此外我不知

陵川瑞花

先人宰陵川泰和甲子元夕縣學燒鐙有以杏棗棠枯枝
爲翦綵花者鐙罷家僮乞之供於縣署佛屋中四月上七
日先夫人焚誦次乃見杏棠皆作花真贗相閒先人會賓
示之以爲文字之祥爲賦瑞花詩予年始十五矣

不食而孕

東京牛氏婦年未二十因異夢遂不食食則吐且病數年
之後都不減瘦乙巳歲舉一女又自乳之其姑挈見范鍊
師范諭其姑婦已不食又無便溲何不令入道姑曰婦戀
小女不能離耳識者意此婦食生氣故動作如常天癸時
至而愛根不能割所以有子書傳中亦不多見也

右腋生子

李鍊師湛然戊申秋入關親見一婦媿身臨月忽右腋發一大瘡瘡破胎胞從瘡口出子母皆安

李茂相法

完州守楊秀實正大中權刑部主事供輸關陝相者李茂自南中來相人言休咎殊驗官府以其惑眾羈管之楊與之熟狎私自言此人言休咎或壽永末路榮顯差以自慰如言前途不遠或日久有他難祇增憂撓耳因與茂食次問曰休咎不願知但某離老母十月見面當在何時茂且食且笑曰君三日當拜太夫人矣楊竊謂關陝去京千里

餘三日何緣得到食未竟平章芮公急召楊驛奏邊事三日未日中至家楊至今以爲奇茂後入京寓惠安寺朝士爭往叩之近侍焦春和甫入門茂卽言五品五品恨來處不高耳焦本世宗家童聞茂言深恥之茂未幾被戮年三十三

雷氏節姑

雷氏渾源人是西仲南仲從姊妹行年十七嫁爲應州丁倅妻雷氏羣從有不悅者訐告服內成親婚遂聽離丁謂夫人言絕婚固非我二人意然夫人此去再適人否雷曰我若再嫁當令兩目瞎丁云夫人果有此心我亦當同此

誓其後丁違前言再娶未幾果喪明雷氏十八寡居九十
七乃終從孫希顏常欲爲文記之竟不及也

劉生青詞之譴

正和初中牟陽橋人劉慎字榮輔爲里人劉六作延薦青
詞劉平生有穢行榮輔作詞曲爲辨理又依例薦拔後數
日榮輔作首學生魯羅兒者病中忽爲物所憑令家人請
榮輔來劉至羅兒作色呵之曰汝昨爲劉六作青詞汝於
誰處敢妄語耶榮輔聽罷惶懼殊甚手寫首狀言自後更
不敢復作青詞羅兒不復有言此兒甫成童初不知青詞
爲何物殆是劉過惡顯著榮輔妄爲飾說邀福神故假此

兒以警之耳

陵川人祈仙

陵川士人劉方元卿說兵亂後縣中人祈仙楊徵君朴降筆詩尤奇偉不凡如論書字云汝知毫端心萬物不可礙又云龍盤一氣雲雷定鯨化三山草木枯一席評事者出高麗正紙求詩云霜入詞鋒月痕缺手中不覺風雷掣如是八句後批云慎勿觸汗神物終當飛去席氏子婦產乳未終月竊視之三日後開卷乃無一字但空紙而已劉曾問生死之際其理何如云死死惡死速死生非可樂死非可惡鬼之惡生猶人之惡死但生人不知死者樂耳縣人

都俞字舜卿素不信仙鬼事一日召舜卿至前云與汝銀杏問安在批云在汝懷中都探懷得之又批云與汝櫻桃都問臘月安得有批云已在汝掌中矣都展手果有一日分遺諸人連枝紅杏三十餘枝正應在壇諸人之數或問盛冬安得有此批云此土之冬非他境之夏乎又問他境安在批云在數萬里之外問云那得逡巡至此批云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汝不知之乎元卿問神仙果有無幸明以告我批云子尙見疑乎元卿今客順天屢爲予言故續記於筆陳於喪亂之後也

順天西北四十里抱陽巖寶教院大小二青龍在寺潭中
廟曰顯濟古碑說二青見於隋唐之間有將軍之目官比
刺史大青崇甯五年封崇惠侯政和七年進靈益公小青
嘉霈侯進英澤公二龍各長二三尺許色深翠朱墨細點
間之春閒仿佛成方勝花行則昂首不類他蛇出則繩行
木上能興雲雨變現不測鄉人所賽與之酒則直立高二
尺餘俛首就醞飲之故前人詩有青蛇立飲祭神酒之句
二青居山陽各有種類至數十百箇都不毒螫大青一目
眇其種悉然凡在山陰者皆雜蛇例毒螫然不敢犯山陽
二青之境至則爲二青之族嚙殺之二族亦不往山陰村

落小兒輩與之習慣至以手捧之而常族宿民家卧具中人亦不駭怪也此寺唐張燕公說馮瀛王道宋崇儀使大名總管邢仲良近代鄭州刺史趙攄子充皆嘗讀書於此有邢氏繼志庵忘歸軒燕公石穴讀書堂明珠窩初山石崩出一穴如杯椀之半瑩滑無琢削痕似有光彩土人傳有明珠飛出故以名之近山三四里所有昇賢村屬滿城馮王故居也辛亥冬予與毛正卿德義昆仲郝伯常劉敬之諸人一遊寺僧顯淳質有道行時年七十八說龍之美

三秀軒

李都運有之高戶部唐卿趙禮部廷玉讀書永平西一山

寺臘月桃樹一枝作花大金蟬集其上又竹林出一筍故名所居爲三秀軒後三人皆登上第極品

王處存墓

王處存墓在曲陽燕川西北白虎山之青龍碣己卯八月完州人劫破之骨已灰燼得銀百餘星一硯一鏡唐哀帝所賜鐵券券刻金字云敕葬忠臣王處存賜錢九萬九千九百九十九貫九百九十九文其孫周臣說

張女夙慧

順天張萬戶德明第八女小字度娥資質秀爽眼尾入鬢丙午秋入小學生七年矣日誦數百言比戊申二月女史

屬詞孝經論語孟子易乾傳至下繫詩二南曲禮內則少
儀中庸大學儒行祭統祭義經解冠婚諸篇班氏女戒郝
氏內則內訓通喪記六卷皆成誦日兼二詩古律至十篇
學書下筆卽有成人之風旦夕家居見家人或不整肅以
禮責之又所誦書多能通大義時爲講說其對屬才思敏
捷無小兒女子語睡思昏昏如醉思闐心寂寂似禪心桃
李東風蝴蝶夢關山明月杜鵑魂識者謂此詩不佳後日
果得病又四日亾甫九歲郝伯常爲詩弔之

脫殼楸

代州壽甯觀宋天聖中一楸樹老且枯矣海蟾子過州賣

卒死藥三日不售投藥此樹中明年枯楸再茂人目之爲
脫殼楸白皤子西題詩云一粒丹砂妙有神能教枯木再
生春仙翁用意真難曉只度枯楸不度人泰和中王嘉口
子告過壽甯戲道判白生云子西詩譏觀中人汝曹尙刻
石耶白因揜覆此石

金寶牌

宣政間方士能化泥爲金名金寶牌長三寸半闊二寸半
文曰永鎮福地代州天慶壽甯二處有之天慶者今尙在
承平時人傳玩顯是泥所成指文宛然

措牙方

茯苓石膏龍骨各一兩寒水石二兩半白芷半兩細辛五錢石燕子大者一枚小者一對末之早晚揩牙繁時王文漢卿得此方於麟撫折守折守得於國初洛陽帥李成折年逾九十牙齒都不疏豁亦無風蟲王文今亦九十食肉尙能齒決之信此方之神也

碑子魚

海中有魚尾足與龜無異背上聚一殼如碑石植立之狀潮退則出岸上曝殼十百爲羣聞人聲則爬沙入海海濱人謂之碑子魚或魚或獸未可必也舊說蒲牢海獸遇鯨躍則吼其聲如鐘今人鑄鐘作蒲牢形刻撞鐘槌爲鯨於

二者有取焉蓋古人制器象物如舟車弧矢杵臼之屬初
不漫作特後人不盡能知之耳然則碑表之制將亦有所
本耶抑人見魚形似傳會爲名也

神告胥莘公

胥莘公嘗夢泰山神告之曰敬我無福慢我無殃當行善
道家道久長每以此語人事見家傳

蛙化鼠

燕南安州白羊淀南北四十里東西七十里舊爲水所占
近口午歲忽乾涸淀中所有蛙黽悉化黑鼠嚙麥草根盡
土脈虛鬆不待耕墾投麥種卽成就其居民不勝舉聽客

戶收穫但取課而已此地山草根膠固不受耕其因鼠化
得麥亦異事也淀有石刻云天荒地亂莫離此淀有水食
魚無水食麪是則前此亦嘗得麥乎

張侯德
明說

驢腹異物

完州舊永平縣磨戶其人家畜一驢忽受病比死大叫七
日夜不絕聲剖之大腹內得物非鐵非石形如枯樓而褊
色深褐其堅若鐵石磨家不以爲異擲之麥圃中日課麥
皆取於此而都不減耗如是一年鄉人傳以爲神官長石
生者索去亦置麥中竟無神變今在順天張侯家余親見

暴雨落羊頭

貞祐二年豐州楊雲卿爲崞縣令夏月暴雨過南關外十餘里落羊頭一大如車轂角上豎高三尺以物怪申代州州下軍資庫收聞之朝

關中丁亥歲災變

正大四年丁亥關中災變二事平涼西草場天王塑像前後颯動凡兩晝夜不止而泥塑衣紋都不剝落知府徒單百家奴往拜之拜至三像卽不動知府去動如故臨洮城中鼠晝夜作聲比屋皆然一日近四更鼠羣出中一大者如海鼠而白引羣鼠出南門門下弓排卧鼠爭道踏人面而過有不及出者入東南白草原乃不見府至此六十里

劉善甫從弟潤之說

珠子冰

臨洮城外洮水冬月結小冰子如芡實員潔如一耳鄰之珠洮城中富人收貯盛夏以蜜漿調之如真珠粉然此水上下三百里冬月望之凝白無際而著腳卽陷蓋冰珠雖近寒亦不融結爲一也

炭谷瓊花

鄠縣西南十里曰炭谷入谷五里有瓊花樹樹大四人合抱逢閏卽花初伏開末伏乃盡花白如玉攢開如聚八仙狀中有玉蝴蝶一高出花上花落不著地乘空而起亂後

爲兵所斫云

古錢

東平人錢信中按錢譜收古錢凡得數十種付之茶店劉六劉本漕司胥吏家素稱好事及多收古錢聚兩家所有以錦囊貯之如譜中不記年代品最在前劉亦有之金錯刀尤重厚今世所見纔二三分耳又有方寸七形製與錯刀同最多推爲眾錢之冠王莽大錢作燕尾狀者比今所有其大四倍文曰端布當千背後有兩字有絲布泉布貨布流布如是近十布又有一銖二銖三銖至五銖有內四出紋是方孔四角金文通輪郭者復有錢背四出文者榆

英其文一曰五金一曰五朱殆分銖字爲二也既有湧金亦有鏤金開元錢有湧金月牙復有鏤金月牙有孔方之上有橫湧金月牙一綫通輪郭者亦有孔方之下一綫通輪郭者此家所畜不特古錢書畫琴暨古物無不略具士大夫日聚於此雜客不豫也東平破後不知古物在否也

神救甄帥軍

定州帥甄全己卯歲爲北兵所攻求救恆山軍恆山逗遛不進全踰城逃死爲北所獲恆山以全爲叛己誅甄族故之在軍中者又劫全入頭山砦砦上人半出運糧外軍猝至守者不之備殺虜甚眾運糧者不知被劫坦然還砦恆

山軍陰伺之謀盡殺而後己是夜砦上大青鬼現眼如杯
赤紅有光燄軍士驚怖散走甄眾乃得脫

豬善友

洛西永甯一屠肆豢豬數十頭一日子弟問屠伯當宰何
豬屠伯攀圈指示羣豬驚擾獨一豬安然不動屠伯指此
豬云此豬食甚少養飼已久可宰之子弟入圈曳之就縛
噤不出一聲及刺刃喉無血亦不死子弟白之屠伯屠伯
自加刃以手探之此豬乃無心肺屠伯大驚悟以爲神像
所化擲刃於地拜天地四方誓願改業此豬旣不死安然
入圈爾後其家不復以糟糠飼之目曰豬善友閭里喧傳

有自遠來觀者無不驚歎一鄰家來請豬善友齋此豬如
應諾明旦請者未至豬已坐於此家之門此家以齋食與
之如是三十三日歷旁近民家幾徧蹲坐一墓園中不動
視之已死矣辛愿敬之爲作傳

宮婢玉真

大定中廣甯士人李惟清元直者與鬼婦故宋宮人玉真
遇玉真有楊柳枝詞云已謝芳華更不留幾經秋故宮臺
榭只荒邱忍回頭塞外風霜家萬里望中愁楚魂湘血恨
悠悠此生休一詩云皓齒明眸掩路塵落花流水幾經春
人間天上歸無處且作陽臺夢裏人又一詩云自憐華色

鏡中衰輕棄前歡已自宜不恨相逢情不盡直須白鼠望
歸期李生後以庚子夏六月暴心痛死遼東人爲作傳以
東都行記文多不載

項王廟

正隆南征過烏江項羽廟引妃嬪視之因爲說垓下事顧
謂眾妃曰汝輩中亦有似虞姬者否此語傳達民間有爲
之縮頸者

廣東通志卷三

人職廉等

所以政曰為聲中亦既以意致者各其

且細而益其也其更厚厚其也其細之曰

無王則

其也其也其也其也其也其也其也其也

其也其也其也其也其也其也其也其也

其也其也其也其也其也其也其也其也

續夷堅志卷四

讀書山房刻本

太原元好問裕之纂

臨淄道院

大定初山東人楊善淵買地臨淄市南立道院掘地得古
磚上刻四十二字云大齊成二年四月八日南郭石羊巷
楊道圓施花磚筓三千口在天齊觀玉清宮殿上永記楊
押磚匠楊本堅有爲考按者此地蓋北齊時天慶觀今巷
東道北尙有石羊存焉成二年高緯天統二年丙戌歲也
縣前此無宮觀善淵撥土主之偶與古觀地合善淵又與
道圓同姓亦異事也

盜謝王君和

馮翊士人王獻可字君和元豐中試京師待牘次日晨起市人攜新魚至擲骰錢賭之君和祝骰錢以下前程一擲得魚市人拊膺曰我家數口絕食已二日就一熟分人賒此魚望獲數錢以爲舉家之食子乃一擲勝之我家食祿盡矣君和惻然哀之不取魚又以數錢遺之市人謝而去及下第西歸路經澠池早發山谷閒猝爲羣盜所執下路十數里天明閱客行囊一少年忽直前問君和非京師邸中乞我魚不取者乎今日乃相見於此再三慰謝并同行皆免同郡徐安上記其事云

廣甯山龍鬪

甲辰乙巳歲廣甯夏五六月間大陰晦雷雨環作聲不斷
夜望閭山上白氣直與海接須臾雨下終夜不息平明水
沒村落死者無限大崖高數百尺皆蕩爲平土下漫石石
上有杵臼痕不知何代爲岡厓所覆壓也山顛龍鬪處留
迹數十所印泥鱗甲爪痕有長五六十尺者有長百餘尺
者意羣龍聚鬪於此土人遭此大變

宣靖播越兆

宣和中龍德宮花竹池沼閒散起廬舍象村落田家所居
山莊漁市旗亭茶店無所不有悉以以下

山並女真黃

日本國冠服

焦燧業報

孔孟之後

以上四條缺

張孝通冤報

大定末武清人趙士詮商販西京每過白登多宿張孝通家其妻私焉孝通知陰圖之一日乘士詮醉與其子定國縊殺之投屍野中士詮久不歸子來白登訪之孝通先與店戶白忠友有讎私告趙子云汝父去向白忠友宜知之趙子訴官官繫忠友訊掠不勝苦楚雖已誣服而獄終不

決明昌初白妻訴於朝朝差賈公守謙往廉之賈密訪縣
人人有言一異事云張孝通及其子驅一騾往某處憩於
道旁樹下騾逐草而逸定國怒鞭之騾忽人語云你殺趙
客更來打我父子相顧失色他日孝通婦汲水飲騾騾又
語云你殺人卻冤白家孝通父子恐語泄謀殺之以滅口
而縣人無不知者賈公以是歸報朝廷隨差邢部員外孫
某馳驛至縣收孝通父子一問卽承人知神理之不可誣
也賈公仕至右丞

魏相夢魚

參知政事魏子平嗜食魚廚人養魚百餘頭以給常膳忽

夢羣魚集其身揮斥不去復夢爲魚所鯁痛不能出悶亂久之乃寤自是不食魚

相字

宋末有相字知休咎者上皇書一朝字令人試之相者云十月十日天子生紹興南渡將駐於杭書一杭字問之相者云兀朮將至當避其鋒太師梁王小字兀朮果擁兵而南其驗如此嘗與同舍生孟津李蔚慶之論及此予謂古無相字法殆是挾以他術耶李曰不然此龜卜之餘意耳

夢靈凡

京師法雲寺僧律師失明數年夢中有人授一方治內外

障但瞳神水在者皆可療焉蔓菁子二兩枸杞蒺藜甘菊
荊芥穗各一兩當歸地黃川芎赤芍藥防風各一兩半十
一味末之水麪糊凡桐子大空腹食前溫水下三二十丸
僧服之目復明因目曰夢靈丸

呂氏所記古印章

党承旨有周亞夫銅印東鹿柴揖調歷城簿有彭宣私印
臨淄農鄭氏耕地得方寸銅印鈕作九猿猴細小如豆諦
視之形狀俱備鄭先未有子自是產九男因寶藏此印

古鼎

燕都廟學有夾銅鼎焉高二尺受數斛篆有離明神鼎養

火六字後歸裕陵竟不曉古人作何用也郭太傅舜俞說
博平路氏一鼎無款識無文章而黃金丹碧絢爛溢目受
五升許高三尺其一稍大路氏用之煮茶以少火燎其足
則水隨沸大定中銅禁行不敢私藏摧大足折送之官足
中虛折處銅植作火燄上騰之狀天壤間神物奇寶成壞
俱有數特見毀於庸人之手爲可惜耳蔡內翰正夫古器
類倫記二鼎云其一明昌三年二月藍田玉山鄉農民李
興穿地得之高二尺兩耳有字一十行文曰王四月初吉
丁亥以長厯考之魯莊公十二年四月丁亥卽周安釐王
初立之歲未改元故不稱年而僅以月數焉又有一百二

字必周侯伯所作之器也其一太原三交西南大定九年汾水壞東岸古墓有鼎及鐘磬之屬鼎小者五寸許大幾三尺中作黃金色所實牛羹尚可辨鐘磬小者不及二尺凡十六等蓋音律之次也雖無款識皆周物也

西陰井移

戊申正月武城之東有村落名西陰民家一井移四五步而井椿如故也又數日一道士過此村形服與常人異見農具中二地碾石咄咤曰業畜乃在此耶併挾之而去村民懼凶禍將及棄家遠徙後亦無他南宮士人董德卿親見之

海島婦

王內翰元仲集錄近年海邊獵人航海求鵲至一島其人
穴居野處與諸夷特異言語絕不相通射之中則捫血而
笑獵者見男子則殺之載婦人還將及岸悉自沈於水他
日再往船人人執一婦始得至其家婦至此不復食有逾
旬日者皆自經於東岡大樹上元仲黃華老人也

雞澤神變

雞澤農民五人同採樵出門望西風勢甚惡遲回不欲往
又爲一隻所難四人者還家一人往來樵次大風從西北
來震蕩天日此人走避不及伏於溝中爲一人摔起同行

行時此人踏風而行見同行皆神鬼迤邐過一城神人曰
此朝城也又東行路旁一長髯人拜勸酒神人共入廟中
留此人廟門下少之呼入行酒見神人各長丈餘有鬼形
者人形者衣皆錦繡香氣襲人此人從中坐勸酒中坐者
不語以右手拇指指令從次坐者勸勸畢復出廟門下須
臾飲散神人出大風隨起置此人不復問此人伺風定出
問人知此地爲東平界廟卽嶽祠也行勾數日乃至家猶
恍惚如心恙云

智仲
可說

臨晉異瓜

臨晉上排喬英家業農種瓜三二頃英種出西瓜一窠廣

畝二分結實一千二三百顆他日耕地瓜根如大椽辛亥
年定襄士人樊順之親見

舜麥

河東縣舜砦出麥顆粒如常麥而無縫又色稍白每斗得
麩十三斤此地二頃餘農民數家主之喻如今歲東家舜
麥成至明歲西家成熟無定處然終不出二頃之外也定襄

周夢
卿說

平陽貢院鶴

大安初高子約耿君嗣閭子秀王子正之考試平陽舉子
萬人主司有夢緋衣人來謝謁者明且試題以下語同官

俄羣鶴旋舞至公樓上良久不去主司命胥吏揭牘大書
示眾云今場狀元出自河東當舉府題聖人有金城解魁
宋可封澤州省儉德化民家給之本省魁孫當時御題獲
承休德不違康甯狀元王綱平陽三元者果皆河東云

史學優登科歲月

河中李欽叔初生其父之才作湯餅局有相者爲延安史
學優言君後當擢第但當出此兒門下爲太晚耳學優雅
以才名自負不以相者之言爲然其後欽叔二十三省元
賜第中廷試策宏詞科除應奉翰林文字兩豫主貢學優
竟出其門云

日中見異物

崇慶元年冬十月北京進士趙天瑞張仲和輩十五人赴試回曉行道中日中見二物一四足獸在前一蛇繼之二物行甚速次一鳥跳躍稍緩少頃無所見是後兵動中原喪亂

蘭仲大說

鎮城地陷

鎮城欲陷日州長佐史率妓樂迎官出城坐待驛亭次見一婦被髮跣足喘汗入城問之云其姑卒病買藥欲救之良久亭中人聞空際有相問答者云出城未答者言未吏卒聞之大駭怪不知所謂少之婦得藥而出城隨陷城中

無一人免者此婦殆以孝感脫此禍歟中京史監時亦在亭中親見其婦惜不問此婦姓氏耳

王子明獲盜

副樞剛中王公晦字子明澤州人初任長葛簿一日行水邊忽見回風逐馬行或前或後數里不去子明疑其有異緩轡從之回風入水復出者數四子明召旁近居民雜騶卒入水索之得一屍是近日被害者檢視衣著於所佩小革囊中得買布單目及木印一子明默藏之不以語人既入縣卽召布行齋布來官欲買之積布盈庭子明一一辨視果有布是木印所記者因甲乙推之盜尋獲一縣稱爲

神明事見間間公所撰墓志

泗州題壁詞

興定末四都尉南征軍士掠淮上良家女北歸有題木蘭
花詞逆旅閒云淮山隱隱千里雲峰千里恨淮水悠悠萬
頃煙波萬頃愁山長水遠遮斷行人東望眼恨舊愁新有
淚無言對晚春

賀端中見鬼

吾州進士賀端中大定中宣聖廟齋宿鐙下見一大青鬼
髮上指目光如炬口出火燄賀以被蒙頭伏牀下日高諸
生至乃敢出戰悚尙未定也起視水甕皆乾硯池亦然溺

器亦空人知其爲渴鬼云端中出孫國鎮之門有賦聲此
舉登科

介蟲之變

東平薛价阜昌初進士嘗令魚臺嗜食糟螻凡造螻廚人
生揭螻臍納椒一粒鹽一捻復以繩十字束之填入糟甕
上以盆合之旋取食薛一日夢昨所獲強寇劫獄而去夜
半驚寤索燭召吏將問之燭至乃見糟螻蹒跚滿前不知
何從出也薛自此不食螻外曾孫東平賈顯之說

天慶殿柱

太原士人劉進之客衛州所居近河三夜聞哭聲訪之鄰

續通志卷四
里云旁近無哭者當是鬼哭歟進之忽憶臨河有汴宮天
慶殿所撤大木將作筏下河候漲落乃行云是彰德帥欲
用修藥棚者古時石言於晉意此木哭乎明日筏下河哭
聲乃絕曹魏青龍中取漢武帝承露金人欲置之許都臨
發金人潸然出涕李長吉有金人辭漢歌

神觜渦水

西京大同府之南神觜渦泊水廣百餘畝深三丈居人取
魚其中十三年前一夕大雷雨水忽飛去入渾源東南山
娘子村中復爲大陂凡神觜水所經遺魚不絕

空中人語

張顯卿名德遼州人明昌二年經童貞祐四年進士自說
大安庚午歲曾與客飲向日酌酒語執壺者云不必滿薦
誠而已忽聞空中有人言安知空中無海量者乎眾客駭
立酌數滿杯

天裂

元光壬午六月二十四日崔振之時起任咸甯令聚縣民
豁口村計會科斂此地有灞橋六七里日在辰巳閒忽見
天裂從東南至西北青氣分折數丈其中有光盤曲如電
令人震蕩不敢仰視吏民數百人皆見

振之說

高白松

徐偉官京兆夢二老人白首而長身身穿綠袍謂偉言某他日有斧斤之阨幸爲保全之偉不知所以然夢異不忘也及移守泰安會岳祠災詔復修之境內大木皆聽採取東六十里萊蕪之高白村有古松榦柯茂盛陰蔽二畝鄉社相傳爲數百年物亦在採斫之數鄉人父老哀禱於偉因悟前夢力爲營護竟免斬伐是夜夢有來謝者土人立祠其側辛生者爲之記文士張聖予賦詩云蟠根蹙足怪虬藏平頂摩雲翠蓋張不怕雪霜侵玉瘦卻愁雷雨化龍驤異材詎肯資梁棟靈夢還能避斧斨萬古天風吹不

老岱宗山色共蒼蒼

炭中二仙

皋州人賈合春前鄜時丞興定二年丁丑十月以戍役在
澠池此地出炭炭穴顯露隨取而足用者積纒成堆下以
薪蒸之烈燄熾然一日賈與戍卒圍火坐忽一炭塊爆出
塊破中有二白玉仙人各長二寸有半眉目口耳形體皆
具頂烏巾繫如阜勒帛狀雙帶下垂彫刻所不及賈甚珍
祕兵亂中失所在

護蘭童子

孟州路宣叔未二十而娶未幾妻亡追悼不已鬱不自聊
夜夢妻如平生說身後爲護蘭童子住翡翠庵作詩記之

云翡翠庵前花草香護蘭童子淡雲妝風緣還卻三生債
不道未歸人斷腸未歸人用死者爲歸人生者爲行人之
義

王先生前知

東阿閻生者少從醕德先生平陰王廣道學醕德嘗告之
曰汝今年二十五卻後二十年當喪明作舉子不濟辛壬
癸甲之術可養生試以吾言學之閻卽學祿命年五十果
喪明而藝亦精自言七十當有子得年八十卒如其言

邊元恕所紀二事

國兵初西來雲中先下後復納遼天祚國相怒其反復攻

城破驅壯士無榆坡盡殺之中有喉絲不斷者亦枕藉積
屍中得雨復甦候暮夜欲逃人定後忽見吏卒羣至呼死
者姓名隨呼皆應獨不呼此人吏卒去此人匍匐起僅能
至京求醫封藥瘡口漸合又數月平復年七十餘病終同
時曹氏小童爲軍士驅逐與羣兒亂走追及者皆以大梃
擊殺之次第及曹忽二犬突出觸軍士仆地軍士怒逐犬
入人家比出兒輩得散走逃空室中俄有執黃旗過者大
呼曰國相軍令殺人者斬殘民皆得活曹氏兒後至節度

王內翰詩識

王子端內翰泰和中賦殘菊云幽花寂寞無多子辦與黃

續夷堅志卷四
蜂實蜜脾蓋絕筆也王勉道作挽詩故有幽花絕筆更傷神之句

張甫夢應

張狀元甫唱第前夢人以物易其首手自捫之乃玉也初甚惡之繼有是應閻子秀筆記其事

山石飛墮

宣和末華山下石子岡地震之後東西易位摧壓十八村土人謂神物所移爲立移山祠蘭泉張吉甫作賦弔之明昌四年秋洽水渭南之間一日晨起居人忽聞數千人呼聲望之有雲如大帷幙蔽空而過少頃開霽並山南原已

移爲北原矣孫通祥爲文記之近天興癸巳麥秋後恆山
公治軍鄧之五朵山置倉聖朵巖以受軍租臨大屋已置
二萬餘斛矣有日寅卯閒人見西北有黑雲從空而過聲
勢甚惡迤邐漸及澗上倉屋隨亦崩潰雲起而雨雨後人
奔視之元是大石片方廣數畝自天而下橫兩澗之閒麥
倉崩乃無一麥可尋又一異也

平陰
丞說

閒閒公主章表

壬寅歲寒食濮州靈寶會祭孤魂設醮州中程威儀者當
作高功會首人言程未嘗收籙何緣得主醮程因往東平
受明威籙一階章表皆已具銜復一雷師者求代程主醮

屬監軍董許之乃就用文牒上名銜改程作雷醮後百餘日雷無病而死三日復活說死入冥司云禮部閒閒趙公管詞表以我不應改程威儀名字促壽二紀放之暫來令告世人再不許犯且言門外追卒甚眾卽當去矣言終而化泰安布衣張知現至濮州得此事

密崖題字

明昌末盧氏山密崖石壁高峻非人迹所到忽有題字云道民天台司馬承禎過字大如盃墨色光瑩而紫予過中巖謁白雲先生祠碑載承禎葬松臺因有詩云道民初不忘天台姓氏分明見密崖爲問松臺千載鶴白雲何處不

歸來

秦簡夫臨終詩

陵川秦簡夫年四十困於名場卽不就舉選臨終詩云軀
殼羈栖宅妻孥解逅恩雲山最佳處隨意著詩魂擲筆而
逝時年五十七

張子野吉徵

張華子野易無體榜廷試後與諸生坐庭中忽一鳥銜小
綠衣判官墮几上未幾子野擢上第

王生冤報

定襄邱村王胡以陶瓦爲業明昌辛亥歲歉與其子王生

者就食山東一日有強寇九人爲尉司根捕急避死無所
就此家藏匿以情告云我輩金貝不貲但此身得免願與
君父子平分之王因匿盜窰中滿室坏瓦尉司兵隨過無
所見而去胡父子心不自安且利其財乘夜發火不移時
燻九人死卽攜金貝還鄉數年殖產甚豐出鄉豪之上泰
和中王生禮五臺將及興善鎮恍惚中有所見驚怖墮馬
遂爲物所憑扶昇至其家生口作鬼語瞋目怒罵云尉司
追我輩已得脫中分貨財足以致富便發惡心都將我燒
死尋之數年乃今見汝償命卽休時或持刃逢人亂斫其
家無奈召道士何吉卿驅逐之何至作法鬼復憑語辨訴

何知冤對非法錄可制教以作黃錄超度或可解脫胡陳
狀齋壇吐露情實人始知其致富之由大建一祠日夕祈
禱生未幾竟死

紫微劉
尊師說

仙貓

天壇中巖有仙貓洞世傳燕真人丹成雞犬亦昇仙而貓
獨不去在洞已數百年游人至洞前呼仙哥閒有應者王
屋令臨漳薛鼎臣呼之而應親爲予言己亥夏四月予自
陽臺宮將之上方過洞前命兒子叔儀呼之隨呼而應聲
殊清遠也因作詩云仙貓聲在洞中聞憑仗兒童一問君
同向燕家舐丹竈不隨雞犬上青雲

田德秀風悟

紫芝字德秀滄州人其父濟爲部掾娶定襄趙氏生德秀於中都生數月鄰李媪見之潸然出涕人問之媪曰老婦一兒子生二十五歲在太學有聲以去年亾此兒極相肖也吾兒死時老婦嚙其面破此兒面瘡口痕宛然可以證前身矣德秀幼孤養於外家多居於忻六七歲知屬文一覽萬言十三賦麗華引詩意驚人有李長吉風調十六與余游從曾大雨後有詩見示云醉夢蕭森蝶翅輕一鐙無語夢邊明虛檐雨急三江浪老木風高萬馬兵枕簟先秋失殘暑湖山徹曉看新晴對牀曾有詩來否爲問韋家好

弟兄予兄敏之私謂予言詩首二句非鬼語乎吾謂其非壽者相也果以弱冠下世云

華陀帖

米元章華陀帖二十八字靖康之變流落民間歷三四傳乃入越王府王懼爲內府所收祕之二十年無知者泰和末都城閭貫道與文士輩請仙元章降筆貫道因問先生華陀帖神蹟超軼輝映今古汴京破失所在先生於平生得意書定知爲何人所祕願以見告卽批云當就越邸求之龐都運才卿王妃之弟貫道以爲言才卿請於妃果獲一見王薨於汴明禁隨廢文士得從王之子密公游往往

見焉東坡夢杜子美自解八陣圖謂是書生習氣以此事
觀非譌言

梁梅

壽陽歌妓梁梅承安泰和間以才色名河東張狀元巨濟
過壽陽引病後孤居意不自聊邑中士子有以梅爲言者
時已落籍私致之待於尼寺梅素妝而至坐久乾杯唱梅
花水龍吟張微言六月唱梅詞壽陽地寒可知然以其音
調員美頗爲改觀唱至天教占了百花頭上和羹未晚乃
以酒屬張張大奇之贈之樂府有誰知幽谷裏真有壽陽
妝之句爲留數日而行

軍中犬

征西軍中畜一犬每大帥舉酒部曲輩前列唱落葉曲則犬亦隨之聲節高下少不差異曲罷一聲不復作吾州王百戶辛丑年親見之

蚩尤城

華州界有蚩尤城古老言蚩尤闕姓故又謂之闕蚩尤城城旁闕氏尙多尔朱榮秀容人今定襄有尔都統者自言上世有賜田百頃至今以尔百頃家自名管州有榮廟土人祈賽甚靈巢賊敗言滅巢族族人以平人自解有漏網者皆以平爲氏子孫予有識之者貌與祕府所畫巢像相

肖不欲斥其名云

德升後身

烏古論德升第進士興定戊寅以參知政事行臺太原九月六日城陷遇害以其日受生慶陽移刺倉使家兒四五歲能說前身事沈厚寡言人傳爲異事德升家一大奴從太原逃出就倉使家來問兒望見名呼之奴爲之慟但說其死不同奴言德升被斫而死兒言赴井死游麟之言當是聞城陷一心赴井神識已逝不復知被斫耳一僧云不然赴井者蓋殺胎耳

田德秀詩

田德秀少孤養於外祖廣甯府治中趙君家紈袴間作詩
多憔悴之語亂後登凌雲臺云愁思紛紛不易裁凌雲臺
上獨悲哀亂鴉背著斜陽去寒雁帶將秋色來破屋無煙
空碎瓦新墳經雨已蒼苔天翻地覆親曾見信得昆明有
劫灰明年客死五臺無憂而戚古人所忌王荊公詩少壯
不宜輕感慨文章尤忌數悲哀真名言也

張居士

澧州人張居士於禪學有所得臨終之歲禪坐靜室約其
徒滿百日乃開及期開戶見其凝然不動謂是已逝良久
開目拂塵而起沐浴更衣周行庭宇與親舊相勞苦已而

復入室中索紙留偈云了脫幻緣復何幻我遊戲大方從
容自可擲筆而化登封張效景說此事

米元章心經呪

米老一帖云心經呪從後倒念七遍吹氣枕席閒螿蟲皆
不敢近試之信然

王尊師天壇之行

吾州天慶觀王尊師志常出於農家年十六七牧羊田閒
一道人日來相就問汝肯隨我往天壇山否王許之道人
攜之而行暮至一城忽失道人問其地乃濟源也又問人
此去天壇近遠人云百餘里耳王已無所歸明日往天壇

入陽臺宮宮中人聞此兒爲道人挈來自太原北一日至
天壇謂當有仙分留爲香火童子八年乃歸家人意其已
死無不驚異而乃送之天慶今年已八十六神明不衰淳
質謹厚有道者也

張先生座右銘

張先生彌學東阿人平章政事壽國文貞公良輔之父神
道碑載其事內座右銘云欲求聰明先當積學欲求子孫
先當積孝以爲名言

續夷堅志卷四終